金史/卷7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七十六 ◄

金史
卷七十七　列傳第十五

► 卷七十八

宗弼本名兀朮，子:亨(本名孛迭) 張邦昌 劉豫 昌本名撻懶

列傳第十五 ○宗弼本名兀朮，子:亨(本名孛迭) 張邦昌 劉豫 昌本名撻懶

宗弼

宗弼，本名斡啜，又作兀朮，亦作斡出，或作晃斡出，太祖第四子也。希尹獲遼護衛習泥烈，問知遼帝獵鴛鴦濼。都統杲出青嶺，宗望、宗弼率百騎與馬和尚逐越盧、孛古、野裏斯等，馳擊敗之。宗弼矢盡，遂奪遼兵士槍，獨殺八人，生獲五人，遂審得遼主在鴛鴦濼畋獵，尚未去，可襲取者。

及宗望伐宋，宗弼從軍。取湯陰縣，降其卒三千人。至禦河，宋人已焚橋，不得渡，合盧梭以七十騎涉之，殺宋焚橋軍五百人。宗望遣吳孝民先入汴諭宋人，宗弼以三千騎薄汴城。宋上皇出奔，選百騎追之，弗及，獲馬三千而還。

宗望薨，宗輔為右副元帥，徇地淄、青。宗弼敗宋鄭宗孟數萬眾，遂克青州。複破賊將趙成於臨朐，大破黃瓊軍，遂取臨朐。宗輔軍還，遇敵三萬眾於河上，宗弼擊敗之，殺萬餘人。詔伐宋康王，宗輔發河北，宗弼攻開德府，糧乏，轉攻濮州。前鋒烏林答泰欲破王善二十萬眾，遂克濮州，降旁近五縣。攻開德府，宗弼以其軍先登，奮擊破之。攻大名府，宗弼軍複先登，破其城。河北平。

宋主自揚州奔于江南，宗弼等分道伐之。進兵歸德，城中有自西門北門出者，當海複敗之。乃絕隍築道，列砲隍上，將攻之。城中人懼，遂降。先遣阿裏、蒲盧渾至壽春，宗弼軍繼之。宋安撫使馬世元率官屬出降。進降盧州，再降巢縣王善軍。當海等破酈瓊萬余眾於和州，遂自和州渡江。將至江寧西二十裏，宋杜充率步騎六萬來拒戰，鶻盧補、當海、迪虎、大抃合擊破之。宋陳邦光以江寧府降。留長安奴、斡裏也守江寧。使阿魯補、斡裏也別將兵徇地，下太平州、濠州及句容、溧陽等縣，溯江而西，屢敗張永等兵，杜充遂降。

宗弼自江寧取廣德軍路，追襲宋主於越州。至湖州，取之。先使阿裏、蒲盧渾趨杭州，具舟於錢塘江。宗弼至杭州，官守巨室皆逃去，遂攻杭州，取之。宋主聞杭州不守，遂自越奔明州。宗弼留杭州，使阿裏、蒲盧渾以精兵四千襲之。訛魯補、朮列速降越州。大抃破宋周汪軍，阿裏、蒲魯渾破宋兵三千，遂渡曹娥江。去明州二十五裏，大破宋兵，追至其城下。城中出兵，戰失利，宋主走入於海。宗弼中分麾下兵，會攻明州，克之。阿裏、蒲盧渾泛海至昌國縣，執宋明州守趙伯諤，伯諤言：「宋主奔溫州，將自溫州趨福州矣。」遂行海追三百餘裏，不及，阿裏、蒲盧渾乃還。

宗弼還自杭州，遂取秀州。赤盞暉敗宋軍於平江，遂取平江。阿裏率兵先趨鎮江，宋韓世忠以舟師扼江口。宗弼舟小，契丹、漢軍沒者二百餘人，遂自鎮江溯流西上。世忠襲之，奪世忠大舟十艘，於是宗弼循南岸，世忠循北岸，且戰且行。世忠艨艟大艦數倍宗弼軍，出宗弼軍前後數裏，擊柝之聲，自夜達旦。世忠以輕舟來挑戰，一日數接。將至黃天蕩，宗弼乃因老鸛河故道開三十裏通秦淮，一日一夜而成，宗弼乃得至江寧。撻懶使移剌古自天長趨江甯援宗弼，烏林答泰欲亦以兵來會，連敗宋兵。

宗弼發江寧，將渡江而北。宗弼軍渡自東，移剌古渡自西，與世忠戰于江渡。世忠分舟師絕江流上下，將左右掩擊之。世忠舟皆張五糸兩，宗弼選善射者，乘輕舟，以火箭射世忠舟上五糸兩，五糸兩著火箭，皆自焚，煙焰滿江，世忠不能軍，追北七十裏，舟軍殲焉，世忠僅能自免。

宗弼渡江北還，遂從宗輔定陝西。與張浚戰于富平。宗弼陷重圍中，韓常流矢中目，怒拔去其矢，血淋漓，以土塞創，躍馬奮呼搏戰，遂解圍，與宗弼俱出。既敗張浚軍于富平，遂與阿盧補招降熙河、涇原兩路。及攻吳玠于和尚原，抵險不可進，乃退軍。伏兵起，且戰且走。行三十裏，將至平地，宋軍陣于山口，宗弼大敗，將士多戰沒。明年，

複攻和尚原，克之。天會十五年，為右副元帥，封沈王。

天眷元年，撻懶、宗磐執議以河南之地割賜宋，詔遣張通古等奉使江南。明年，宋主遣端明殿學士韓肖胄奉表謝，遣王倫等乞歸父喪及母韋氏兄弟。宗弼自軍中入朝，進拜都元帥。宗弼察撻懶與宋人交通賂遺，遂以河南、陝西與宋，奏請誅撻懶，復舊疆。是時，宗磐已誅，撻懶在行台，複與鶻懶謀反。會置行台於燕京，詔宗弼為太保，領行台尚書省，都元帥如故，往燕京誅撻懶。撻懶自燕京南走，將亡入于宋，追至祁州，殺之。

詔「諸州郡軍旅之事，決于帥府。民訟錢穀，行台尚書省治之」。宗弼兼總其事，遂議南伐。太師宗幹以下皆曰：「構蒙再造之恩，不思報德，妄自鴟張，祈求無厭，今若不取，後恐難圖。」上曰：「彼將謂我不能奄有河南之地。且都元帥久在方面，深究利害，宜即舉兵討之。」遂命元帥府複河南疆土，詔中外。

宗弼由黎陽趨汴，右監軍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。宋岳飛、韓世忠分據河南州郡要害，複出兵涉河東，駐嵐、石、保德之境，以相牽制。宗弼遣孔彥舟下汴、鄭兩州，王伯龍取陳州，李成取洛陽，自率眾取亳州及順昌府，嵩、汝等州相次皆下。時暑，宗弼還軍于汴，岳飛等軍皆退去，河南平，時天眷三年也。上使使勞問宗弼以下將士，凡有功軍士三千，並加忠勇校尉。攻嵐、石、保德皆克之。

宗弼入朝，是時，上幸燕京，宗弼見於行在所。居再旬，宗弼還軍，上起立，酌酒飲之，賜以甲冑弓矢及馬二匹。宗弼已啟行四日，召還。至日，希尹誅。越五日，宗弼還軍，進伐淮南，克廬州。

上幸燕京，宗弼朝燕京，乞取江南，上從之。制詔都元帥宗弼比還軍，與宰臣同入奏事。俄為尚書左丞相兼侍中，太保、都元帥、領行台如故。詔以燕京路隸尚書省，西京及山后諸部族隸元帥府。乃還軍，遂伐江南。既渡淮，以書責讓宋人，宋人答書乞加寬宥。宗弼令宋主遣信臣來稟議，宋主乞「先斂兵，許弊邑拜表闕下」，宗弼以便宜約以畫淮水為界。上遣護衛將軍撒改往軍中勞之。

皇統二年二月，宗弼朝京師，兼監修國史。宋主遣端明殿學士何鑄等進誓表，其表曰：「臣構言，今來畫疆，合以淮水中流為界，西有唐、鄧州割屬上國。自鄧州西四十裏並南四十裏為界，屬鄧州。其四十裏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，為弊邑沿邊州城。既蒙恩

造，許備藩方，世世子孫，謹守臣節。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，遣使稱賀不絕。歲貢銀、絹二十五萬兩、匹，自壬戌年為首，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。有渝此盟，明神是殛，墜命亡氏，踣其國家。臣今既進誓表，伏望上國蚤降誓詔，庶使弊邑永有憑焉。」

宗弼進拜太傅。乃遣左宣徽使劉筈使宋，以衮冕圭寶佩璲玉冊冊康王為宋帝。其冊文曰「皇帝若曰：咨爾宋康王趙構。不吊，天降喪於爾邦，亟潰齊盟，自貽顛覆，俾爾越在江表。用勤我師旅，蓋十有八年於茲。朕用震悼，斯民其何罪。今天其悔禍，誕誘爾衷，封奏狎至，願身列於藩輔。今遣光祿大夫、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，國號宋，世服臣職，永為屏翰。嗚呼欽哉，其恭聽朕命。」仍詔天下。賜宗弼人口牛馬各千、駝百、羊萬，仍每歲宋國進貢內給銀、絹二千兩、匹。

宗弼表乞致仕，不許，優詔答之，賜以金券。皇統七年，為太師，領三省事，都元帥、領行台尚書省事如故。皇統八年，薨。大定十五年，謚忠烈，十八年，配享太宗廟廷。子孛迭。

子 亨

亨，本名孛迭。熙宗時，封芮王，為猛安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天德初，加特進。海陵忌太宗諸子，將謁太廟，以亨為右衛將軍，語在《太宗諸王傳》。海陵賜良弓，亨性直，材勇絕人，喜自負，辭曰：「所賜弓，弱不可用。」海陵遂忌之，出為真定尹，謂亨曰：「太宗諸子方強，多在河朔、山東，真定據其沖要，如其有變，欲倚卿為重耳。」其實忌亨也。曆中京、東京留守。家奴梁遵告亨與衛士符公弼謀反，考驗無狀，遵坐誅。海陵益疑之。改廣甯尹，再任李老僧使伺察亨動靜，且令構其罪狀。

亨初除廣甯，諸公主宗婦往賀其母徒單氏，太祖長女兀魯曰：「孛迭雖稍下遷，勿以為嫌，國家視京府一也，況孛迭年富，何患不貴顯乎！」是時，兀魯與徒單斜也為室，斜也妾忽撻得幸于徒單後，忽撻詣後，告「兀魯語涉怨望，且指斥，又言孛迭當大貴」。海陵使蕭裕鞫之，左驗皆不敢言，遂殺兀魯而杖斜也，免其官，以兀魯怨望，斜也不先奏聞故也。乃封忽撻為莘國夫人。

久之，亨家奴六斤頗黠，給使總諸奴，老僧謂六斤曰：「爾渤海大族，不幸坐累為奴，寧不念為良乎！」六斤識其意。六斤嘗與亨侍妾私通，亨知之，怒曰：「必殺此奴！」六斤聞之懼，密與老僧謀告亨謀逆。亨有良馬，將因海陵生辰進之，以謂生辰進馬者

眾，不能以良馬自異，欲他日入見進之。六斤言亨笑海陵不識馬，不足進。亨之奴有自京師來者，具言徒單阿裏出虎誅死。亨曰：「彼有貸死誓券，安得誅之。」奴曰：「必欲殺之，誓券安足用哉。」亨曰：「然則將及我矣。」六斤即以為怨望，遂誣亨欲因間刺海陵。老僧即捕系亨以聞。工部尚書耶律安禮、大理正忒裏等鞫之，亨言嘗論鐵券事，實無反心，而六斤亦自引伏與妾私通，亨嘗言欲殺之狀。安禮等還奏，海陵怒，複遣與老僧同鞫之。與其家奴並加榜掠，皆不伏。老僧夜至亨囚所，使人蹴其陰間殺之。亨比至死，不勝楚痛，聲達於外。海陵聞亨死，佯為泣下，遣人諭其母曰：「爾子所犯法，當考掠，不意飲水致死。」

亨擊鞠為天下第一，常獨當數人。馬無良惡，皆如意。馬方馳，輒投杖馬前，側身附地，取杖而去。每畋獵，持鐵連錘擊狐兔。一日與海陵同行道中，遇群豕，亨曰：「吾能以錘殺之。」即奮錘遙擊，中其腹，穿入之。終以勇力見忌焉。

正隆六年，海陵遣使殺諸宗室，於是殺亨妃徒單氏、次妃大氏及子羊蹄等三人。大定初，追複亨官爵，封韓王。十七年，詔有司改葬亨及妻子。

贊曰：宗弼蹙宋主於海島，卒定畫淮之約。熙宗舉河南、陝西以與宋人，矯而正之者，宗弼也。宗翰死，宗磐、宗雋、撻懶湛溺富貴，人人有自為之心，宗幹獨立，不能如之何，時無宗弼，金之國勢亦曰殆哉。世宗嘗有言曰：「宗翰之後，惟宗弼一人。」非虛言也。

張邦昌

張邦昌，《宋史》有傳。天會四年，宗望軍圍汴，宋少帝請割三鎮地及輸歲幣、納質修好。於是，邦昌為宋太宰，與肅王樞俱為質以來。而少帝以書誘耶律余睹，宗翰、宗望複伐宋，執二帝以歸。劉彥宗乞複立趙氏，太宗不許。宋吏部尚書王時雍等請邦昌治國事，天會五年三月，立邦昌為大楚皇帝。

初，少帝以康王構與邦昌為質，既而肅王樞易之，康王乃歸。及宗望再舉兵，少帝複使康王奉玉冊玉寶衮冕，增上太宗尊號請和。康王至磁州，而宗望已自魏縣渡河圍汴矣。及二帝出汴州，從大軍北來，而邦昌至汴，康王入於歸德。邦昌勸進於歸德，康王已即位，罪以隱事殺之。

邦昌死，太宗聞之，大怒，詔元帥府伐宋，宋主走揚州，事具宗翰等傳。其後，太宗複立劉豫繼邦昌，號大齊。

劉豫

劉豫，字彥游，景州阜城人。宋宣和末，仕為河北西路提刑。徙浙西。抵儀真，喪妻翟氏，繼值父憂。康王至揚州，樞密使張愨薦知濟南府。是時，山東盜賊滿野，豫欲得江南一郡，宰相不與，忿忿而去。撻懶攻濟南，有關勝者，濟南驍將也，屢出城拒戰，豫遂殺關勝出降。遂為京東東、西、淮南安撫使，知東平府兼諸路馬步軍都總管，節制河外諸軍。以豫子麟知濟南府。撻懶屯兵沖要，以鎮撫之。

初，康王既殺張邦昌，自歸德奔揚州，詔左右副元帥合兵討之，詔曰：「俟宋平，當援立藩輔，以鎮南服，如張邦昌者。」及宋主自明州入海亡去，宗弼北還，乃議更立其人。眾議折可求、劉豫皆可立，而豫亦有心。撻懶為豫求封，太宗用封張邦昌故事，以九月朔旦授策。受策之後，以藩王禮見使者。臣宗翰、臣宗輔議：「既策為藩輔，稱臣奉表，朝廷報諭詔命，避正位與使人抗禮，餘禮並從帝者。」詔曰：「今立豫為子皇帝，既為鄰國之君，又為大朝之子，其見大朝使介，惟使者始見躬問起居與面辭有奏則立，其餘並行皇帝禮。」

天會八年九月戊申，備禮冊命，立豫為大齊皇帝，都大名，仍號北京，置丞相以下官，赦境內。複自大名還居東平，以東平為東京，汴州為汴京，降宋南京為歸德府，降淮寧、永昌、順昌、興仁府俱為州。張孝純等為宰相，弟益為北京留守，母翟氏為皇太后，妾錢氏為皇后。錢氏，宣和內人也。以辛亥年為阜昌元年。以其子麟為尚書左丞相、諸路兵馬大總管。宋人畏之，待以敵國禮，國書稱大齊皇帝。豫宰相張孝純、鄭億年、李鄴家人皆在宋，宋人加意撫之。阜昌二年，豫遷都於汴。睿宗定陝西，太宗以其地賜豫，從張邦昌所受封略故也。

元帥府使蕭慶如汴，與豫議以伐宋事，豫報曰：「宋主軍帥韓世忠屯潤州，劉光世屯江寧。今舉大兵，欲往採石渡江，而劉光世拒守江寧。若出宿州抵揚州，則世忠必聚海船截瓜洲渡。若輕兵直趨採石，彼未有備，我必徑渡江矣。光世海船亦在潤州，韓世忠必先取之，二將由此必不和。以此逼宋主，其可以也。」

未幾，宋主閣門宣贊舍人徐文將大小船六十只、軍兵七百餘人來奔，至密州界中，

率將佐至汴。豫與元帥府書曰：「徐文一行，久在海中，盡知江南利害。文言：宋主在杭州，其候潮門外錢塘江內有船二百隻。宋主初走入海時，於此上船，過錢塘江別有河入越州，向明州定海口迤邐前去昌國縣。其縣在海中，宋人聚船積糧之處。今大軍可先往昌國縣，攻取船糧，還趨明州城下，奪取宋主禦船，直抵錢塘江口。今自密州上船，如風勢順，可五日夜到昌國縣，或風勢稍慢，十日或半月可至。」

初，宗弼自江南北還，宗翰將入朝，再議以伐宋事。宗翰堅執以為可伐。宗弼曰：「江南卑濕，今士馬困憊，糧儲未豐足，恐無成功。」宗翰曰：「都監務偷安爾。」及豫以書報，而睿宗亦不肯用豫策，使撻懶帥師至瓜洲而還。

天會十四年，制詔「齊國與本朝軍民相訴，關涉文移，署年止用天會」。天會十五年，詔廢齊國，降封豫為蜀王。豫稱大號凡八年。於是，置行台尚書省於汴，除去豫弊政，人情大悅。以故齊宰相張孝純權行台左丞相，遂遷豫家屬于臨潢府。

皇統元年，賜豫錢一萬貫、田五十頃、牛五十頭。二年，進封曹王。六年，薨。子麟。

麟字元瑞，豫之子也。宋宣和間，父廕補將仕郎，累加承務郎。天會七年，豫以濟南降，麟因從軍，討水賊王江，破降之。豫節制東平，以麟知濟南府事。齊國建，以濟南為興平軍，麟為節度使、開府儀同三司、梁國公，充諸路兵馬大總管，判濟南府事。明年，為齊尚書左丞相。明年，從豫遷汴，罷判濟南，依前開府，聽置參謀。豫請立麟為太子，朝廷不許，曰：「若與我伐宋有功則立之。」於是，麟連歲帥兵南伐，皆無功而還。

及朝廷議廢齊，報以南伐之期，俾豫先遣兵駐淮上。撻懶以軍廢豫，止刁馬河。麟從數百騎出迎，撻懶諭麟，止從騎南岸，獨召麟渡河，因執麟。豫廢，麟遷臨潢。頃之，授北京路都轉運使，曆中京、燕京路都轉運使、參知政事、尚書左丞，複為興平軍節度使、上京路轉運使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韓國公。薨，年六十四。正隆間，降二品以上官封，改贈特進、息國公。

昌

昌，本名撻懶，穆宗子。宗翰襲遼主於鴛鴦濼，遼都統馬哥奔搗裏，撻懶收其群牧。

宗翰使撻懶追擊之，不及，獲遼樞密使得裏底及其子磨哥、那野以還。太祖自將襲遼主於大魚濼，留輜重於草濼，使撻懶、牙卯守之。奚路兵官渾黜不能安輯其眾，遂以撻懶為奚六路軍帥鎮之。習古乃、婆盧火護送常勝軍及燕京豪族工匠自松亭關入內地，上戒之曰：「若遇險厄，則分兵以往。」習古乃、婆盧火乃合於撻懶。

久之，討劾山速古部奚人。奚人據險戰，殺且盡，速古、啜裏、鐵尼十三砦皆平之。詔曰：「朕以奚路險阻，經略為難，命汝往任其事，而克副所托，良用嘉歎。今回離保部族來附，餘眾奔潰，無能為已。比命習古乃、波盧火獲送降人，若遇險阻，即分兵以行，餘眾悉與汝合。降詔二十，招諭未降，汝當審度其事，從宜處之。」其後撫定奚部及分南路邊界，表請設官鎮守。上曰：「依東京渤海列置千戶、謀克。」

遼外戚遙輦昭古牙部族在建州，斜野襲走之，獲其妻孥及官豪之族。撻懶複擊之，擒其隊將曷魯燥、白撒葛，殺之，降民戶千餘，進降金源縣。詔增賜銀牌十。又降遙輦二部，再破興中兵，降建州官屬，得山砦二十，村堡五百八十。阿忽複敗昭古牙，降其官民尤多。昭古牙勢蹙亦降，興中、建州皆平。詔第將士功賞，撫安新民。

撻懶請以遙輦九營為九猛安。上以奪鄰有功，使領四猛安，昭古牙仍為親管猛安。五猛安之都帥，命撻懶擇人授之。撻懶與劉彥宗舉蕭公翊為興中尹，郡府各以契丹、漢官攝治，上皆從之。及宗翰、宗望伐宋，撻懶為六部路都統。宗望已受宋盟，軍還，撻懶乃歸中京。

天會四年八月，複伐宋。閏月，宗翰、宗望軍皆至汴州。撻懶、阿裏刮破宋兵二萬於杞，覆其三營，獲京東路都總管胡直孺及其二子與南路都統制隋師元及其三將，遂克拱州，降寧陵，破睢陽，下亳州。宋兵來複睢陽，又擊走之，擒其將石瑱。

宋二帝已降，大軍北還，撻懶為元帥左監軍，徇地山東，取密州。迪虎取單州，撻懶取巨鹿，阿裏刮取宗城，迪古不取清平、臨清，蒙刮取趙州，阿裏刮徇下浚、滑、恩及高唐，分遣諸將趣磁、信德，皆降之。劉豫以濟南府降，詔以豫為安撫使，治東平，撻懶以左監軍鎮撫之，大事專決焉。後為右副元帥。天會十五年為左副元帥，封魯國王。

初，宋人既誅張邦昌，太宗詔諸將複求如邦昌者立之，或舉折可求，撻懶力舉劉豫。豫立為帝，號大齊。豫為帝數年，無尺寸功，遂廢豫為蜀王。撻懶與右副元帥宗弼俱在河南，宋使王倫求河南、陝西地於撻懶。明年，撻懶朝京師，倡議以廢齊舊地與宋，熙

宗命群臣議，會東京留守宗雋來朝，與撻懶合力，宗幹等爭之不能得。宗雋曰：「我以地與宋，宋必德我。」宗憲折之曰：「我俘宋人父兄，怨非一日。若複資以土地，是助仇也，何德之有。勿與便。」撻懶弟勖亦以為不可。既退，撻懶責勖曰：「他人尚有從我者，汝乃異議乎。」勖曰：「苟利國家，豈敢私邪。」是時，太宗長子宗磐為宰相，位在宗幹上，撻懶、宗雋附之，竟執議以河南、陝西地與宋。張通古為詔諭江南使。

久子，宗磐跋扈尤甚，宗雋亦為丞相，撻懶持兵柄，謀反有狀。宗磐、宗雋皆伏誅，詔以撻懶屬尊，有大功，因釋不問，出為行台尚書左丞相，手詔慰遣。撻懶至燕京，愈驕肆不法，複與翼王鵑懶謀反，而朝議漸知其初與宋交通而倡議割河南、陝西之地。宗弼請複取河南、陝西。會有上變告撻懶者，熙宗乃下詔誅之。撻懶自燕京南走，追而殺之于祁州，並殺翼王及宗人活離胡土、撻懶二子斡帶、烏達補，而赦其黨與。

宗弼為都元帥，再定河南、陝西。伐宋渡淮，宋康王乞和，遂稱臣，畫淮為界，乃罷兵。

贊曰：君臣之位，如冠屨定分，不可頃刻易也。五季亂極，綱常斁壞。遼之太宗，慢褻神器，倒置冠屨，援立石晉，以臣易君，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。金人效尤，而張邦昌、劉豫之事出焉。邦昌雖非本心，以死辭之，孰曰不可。豫乘時徼利，金人欲倚以為功，豈有是理哉。撻懶初薦劉豫，後以陝西、河南歸宋，視猶儻來，初無固志以處此也。積其輕躁，終陷逆圖，事敗南奔，適足以實通宋之事爾，哀哉！